

妈妈，我也会讲黄色笑话喔！

台北市立图书馆按照惯例举办儿童讲笑话比赛，结果有儿童以唱作俱佳的黄色笑话参赛，搞得成人裁判坐立难安，不知是笑好，还是不笑好。

其实许多孩子的生活经验有限，理解黄色笑话的能耐也有限，她们讲黄色笑话却并不一定懂黄色笑话，黄色笑话不过是孩子一生之中所讲的无数笑话之一而已，因此也会随着她生活中所有的笑话在时间中淡忘。

可是如果此时成人表现出极端强烈的愤怒反应，甚至责骂孩子，那反而会制造孩子的耻辱，也同时加强黄色笑话禁忌的吸引力，使孩子觉得讲黄色笑话有特别的意义，有特别的效果；以后想要复制那种引人注目或惹人生气的效果时，便会讲起黄色笑话来，这恐怕更不是那些焦虑的成人所乐见的。相较之下，淡化情绪或者不以为意，恐怕是比较明智的反应方式。事实上，就是因为大家都对黄色笑话表现出暧昧的、想笑又不好意思、或者暴怒生气的反应，才使得黄色笑话凝聚了那么大的魔力。

当然，以眼下社会文化和媒体影像的催熟效应，有些儿童可能已经懂了黄色

笑话的意义——不过，那不是也很好吗？我们不是一向就特别呵护和鼓励早熟成熟的孩子，好让他们更上层楼吗？那些在智力上表现杰出早熟的孩子（像珠算心算速度过人、智商特高、在发明竞赛中得奖等等）不但得到表扬，还可以享受特别待遇，跳级升学或得到奖赏。可是另外还有一些早熟的孩子（她们很小就会写动人的情书或幻想的故事、很早就开始爱情和身体的探试、从小就伶牙利嘴的挑战父母老师的权威统治等等），她们就受到各方的打压责备，好像她们越过了什么不该干犯的界限似的。可见得成人对早熟成熟的孩子是有差别待遇的，只喜欢那些乖乖光耀门楣的孩子，却排挤那些企图分享成人特权的孩子。

事实上，早熟成熟，早知道人生的真相，早认识语言文化的操作，才会帮助孩子有力量抗拒周围世界的敌意和利用呢！

对成人而言，在这么高度压抑的社会中，讲讲黄色笑话恐怕也是很重要的情绪出路——要不然，我们从何解释大家聆听或传播黄色笑话时的兴奋？面对这种局势，我们要努力的其实不是忧心忡忡的要大家自制，要大家拒讲或拒听黄色笑话，而是鼓励爱讲的人更进一步培养讲黄色笑话的气质和技巧，也就是研究怎么样讲得好，讲得妙，讲得有深度有趣味，而且知道什么时候和什么人说什么样的

黄色笑话。

这就好像台湾的言论市场的发展一样。政治压迫那么多年，连在非正式场合讲讲反政府言论都成为一件很爽的事，而且话愈粗就愈爽。但是也因为没有很好的发展空间，文化资源很单薄，因此一开始有广播节目开放叩应的时候，那种粗鄙粗糙也充分流露无遗。可是我们并不应该因此而禁绝非主流的广播空间；相反的，我们需要给它支援的空间，好用更多的言论自由和示范比较，去鼓励大家在叩应中提升并深化言论层次和水准。

和政治压迫的效应一样，长久以来的性压迫也使得谈性或者说黄色笑话的空间很小，情欲方面的资源和流通十分有限，水准和认识都很粗糙。大家虽然说得很多，但不一定说得妙，说得有韵味，可是又在禁忌中凝聚了极大的吸引力。现在好不容易有愈来愈多的人敢说敢传黄色笑话，连孩子们都开始自在的表演说黄色笑话，我们正需要开创更多的自在空间，提供更友善的反应，挖掘更多的文学范例，来鼓励黄色笑话水准的提升。

黄色笑话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，对它的评价总是纠葛在现有的成见中。首先，和任何言论一样，有些人说的时候是很明显的充满恶意，可是也有另外一

些人只是好玩助兴，提供朋友之间娱乐而已。要是一竿子打翻船的视所有的黄色笑话为敌意的表现，恐怕就是反应过度了。而且，同一个笑话由不同的人来说，结果就可能不同：马英九说黄色笑话，和台北桥下的临时工说黄色笑话，听众的反应和包容度就不太一样，显然我们对人的歧视也会影响黄色笑话可能引发的反应和评价。更值得思考的是，对性话题过分紧张往往造成虚伪——许多人在正式场合听到黄色笑话时，正经八百的谴责，但是在家里或朋友之中的时候却兴致盎然的复述——显然这里牵涉到了很复杂的社会因素，人并不是任何时候都那么道貌岸然。

有人认为多数的黄色笑话有性别歧视的倾向，会让听到的女人不安不爽，因此应该消除这一类的笑话。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复杂，就好像叩应节目中常出现反对政府政策或者批评李登辉的政治言论，也令很多人不安不爽。但是，难道我们就因此不准他们说了吗？与其立法禁止那些令我们不安不爽的东西出现，倒不如分析一下我们的文化是如何调教女人，过度保护女人，以致于她们那么容易不安不爽，一听到黄色笑话就落入无力反击的地步，还会心灵受伤，难怪许多女人在日常生活中无力面对更大的挑战和侵犯。

我们不是纵容或鼓励有性别歧视的黄色笑话，但是禁止只会强化黄色笑话的杀伤力，我倒希望有更多的女人练习在遭遇黄色笑话时面不改色，甚至还会对恶意的黄色笑话加以迎头痛击。这样的女人（像艺人罗璧玲、朱慧珍）实在是我们的女英雄，她们面对黄色笑话时的自在，是值得学习值得褒扬的。我们听到这种女人说黄色笑话时，也应该多加鼓励赞扬，而不是训斥她们，要他们自我检点。

心怀焦虑的人担心，要是这么一来，所有的小孩都开始讲黄色笑话，社会不是会堕落了么？

其实，愈是性禁忌的社会，大家就会愈喜欢讲性禁忌——挑战禁忌会有那种踰越的快感嘛！所以，只要我们的社会总是把性当成禁忌，只要成人紧紧看守语言世界，禁止小孩说黄色笑话，那就一定会有孩子在黄色笑话中得到极大的乐趣。有人爱说，还有人爱听呢！

不过，话说回来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人人都有兴趣做的。连炒股票、吃夜市、穿漂亮衣服、和家人团聚、到阳明山看花、做总统等等，都不是人人有兴趣做的事情；连电子鸡风行的年代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爱养的。那怎么会人人都喜欢说黄色笑话呢？别用这种全面的假设性说法来吓唬人了吧！很可能成人还在为孩子

讲的黄色笑话忧心忡忡时，她们已经兴冲冲去玩别的东西了。

黄色笑话只是人类使用语言的「一种」方式而已，过分忧心的人与其单一的禁制这种语言以致于强化它的吸引力，倒不如用平常心去提升这种语言的艺术性呢！